涇野先生文集

政務其
急序識
其大均
之乎經
世之文

序二

陜西奏議序

陜西奏議者雙溪張子所著也嘉靖己庚間雙溪巡按陜西遇大政事必奏議

聖主俞允批處而後行陜西之八郡三邊以及四鎮之急務罔不釐舉雙溪子既滿且去矣有良司牧者録次成帙爰加諸木將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也然其内雖有獄訟錢穀數條獨於條畫邊防之事爲詳

昔司
馬子在
章進
二劉五
使司
子按
中則
議此
爲劉
規亦

蓋以當其地也。又於區處宗室之事爲詳。蓋以當其遇也。涇野子讀而嘆之曰雙溪子可謂識時務者乎。夫政因時而變議以時而立。違時而議不知務者也故賈生建治安于漢文。而七國卒平。董公論春秋于武帝。而六經遂章。韓退之闢佛氏。而正教著。司馬君實折新說。而王道明。亦猶禹之抑洪水于有虞孟氏息邪說于戰國。凡以當其時而務之也。假使賈生以息邪說爲急。君實以抑洪水爲先雖言之辯如此其富也。文之麗如彼其工也。於政無益於世無補。迂亦

甚矣君子以為不知務也雙溪子之奏議若巡按他省則非所先巡按陝西則為切要故曰陝西奏議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可也雙溪字德徵名光祖頴川人嘉靖壬辰進士

陝西鄉試錄序

正德十四年當天下鄉試之期某及某官某人謬應陝西考試官試事既成且錄矣某當敘諸首曰二三子慎之我初某之語吾諸有司也曰某官某人考易深貴顯遠貴近虛貴實異貴經小貴大某官某人考

書雜而不理非精也同而不殊非一也某官某人考詩成心忘者其辭沖隘心去者其辭遂姤心横者其辭險某官某人考春秋正傳以發經為上士假傳以求經者為中士泥傳而廢經者為下士下士勿取某官某人考禮記迂者陳古而盭宜蕩者徇時而忘舊迂則不行蕩則非止四書者率此者也論者以此議者也策者以此測者也詔誥表判者以此準者也聖祖表經以治世賢相明經以取士 國家百五十年來一也今我有司既則此以式爾二三子矣二三

辦博家岩刺人肌骨皆槐野序人跡絕唱恐此亦我明希音也

子甚無愧我執事夫陝西、山、川之初、而天地之首也、故羣聖多自此產、六經咸自此出、然昔之作者既如此其極也後死者則固此地之人耳乃或讀其書、不能昭、其道、當其用不能酬其學此其故何耶究在隨俗而崇言。追流而忘義耳。今夫石天下之至鈍者也。易用之以為介。詩用之以為錯。今夫財天下之至利者也。書貴于大賚。禮貴于能散。夫士也明經而行之以輔世詳此二者而已故解結問鵠、整經問頭、昔嘗過河滸見舉大木以為室者、環百人之手莫能移尺

寸、一人曰置衮朩於下六人牵之十三人随而推之飄然行矣用其策遂成干霄之室故大治莫如審幾審幾莫如索士索士莫如正經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今之卿相百寮皆爾二三子之為也今爾二三子即令之卿相百寮也民貧而財屈寵甚而俾張虜驕而冦興灾兹而異出有司所棘于二三子者豈啻如濟饑渴而拯焚溺者哉二三子如指行而惟言之華兼義而惟利之圖舉務而無王昭素之論舉書而無林機之議舉詩而或為匡衡之敗舉春

秋而或如公孫弘之僞則天下之憂何時而已也𦏁文之開易于斯文武成康周召之為詩書禮樂于斯者固如是乎二三子拭目而覽成紀豐鎬之墟則所以忠
聖皇而對昭代者自不能已矣况今日之事巡按御史某人監臨乎爾某官某人提調乎爾提學副使某人遴選乎爾巡撫某人鎮守某人又皆總鎮乎爾某官某人某官某人又皆贊成乎爾有使事于斯者某官某人及總兵某人又皆瞻望乎爾二三子愼之玐

有道之言人人可誦而風稜矯矯微獨辭命之柱式是楚咸陀也

山西鄉試錄後序

正德己卯山西鄉試既成某以職事例當有言于末簡以告二三子竊惟自周而後稱長治久安者惟漢爲然夫其取士也雖有諸科究在明當時之務耳故其時賢有曰識時務者在俊傑夫二三子因今日之俊傑也有司者已即其言占其行而取之矣不知他日能酬斯志否耶夫所謂時務者非媚俗以同塵也非附勢以竊榮也非避危以苟安也非取便以合乘也非罔人以謀利也夫時有不同務亦各異哉[illegible][illegible]

在洪水孟軻務在楊墨兩漢之間其務多矣然亦有能隨其主而識之者如董公出兵之說賈誼諸侯之策汲黯多欲之諫往往是也若使董公以楊墨為急賈生以洪水為先迂亦甚矣夫蹊人之田者必由邪徑伐人之園者必由垝垣此大道所以榛蕪而正道所以閉塞也然則今日之務敢謂有不知者哉咎在于借時務以自文遂自悔之而不能追也夫老佛可以分率官寺可以理通行伍可以功定惟文時務之人言之無從證也索之無從班也然而流毒遠蓄害

深遠禍重彼老佛宮寺行伍之或為疚者反不若此之甚也將孔子所謂鄉原者豈其徒乎二三子固將進有職列于時其知所以務此者乎務明乎此上可報 九重而下可福四海豈惟並驅賈誼諸賢雖禹孟軻又何遜焉此執事者錄二三子之志也

江陰劉氏家乘序

江陰劉氏家乘凡二十卷光祿卿毅齋劉公克柔所衷輯九峯山人鄒良輔所校編者也為 誥勑文者計十有四為碑誌傳狀題贊者以百計詞賦詩引序

海内家乘多難馮此獨無庖語說言是足以振鐸四方矣存之

歌者以千計蓋公自釋褐以来即謀顯其先人寢食行坐亦未嘗忘故積言富多率皆名筆他日辰輔難於彙分欲以十干為別列　誥勅於乙集公曰乾敢後其君乎辰輔又欲以文序分生榮死哀為丙集丁集公曰乾敢先其祖乎於是辰輔詣予曰璧往日雖聞毅齋名未聞毅齋道近因講譜乃知其毅於忠與敬也吕子曰卜子嘗云大表及學士始知尊祖求其人而不得乃今見毅齋公乎夫人之生也與化同運然千

嗟嗟世間生一人不易也彼以睚眦之私垢嫉良人之后者忍心扎藉子曰以法繩人來有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

姓之内間無四五數世之中違不二三間有名士焉出因以闡幽發微昭潜揭隠則於其先也雖販繒織蒲之末屠狗醫牛之細亦與圭爵章甫者並耀史冊蓋天地不以貧賤富貴專人而積行累德之家固終用明昭也夫劉氏自諱茂叔以來且九世其族屬單遠且百指雖代有哲人殊無顯者逮於毅齋煥知其祖茂叔開端於無錫信之啟家於江陰耕樂表墓於黄山鶴軒立傳於張簡而友桂翁重銘墨贊不可彈述雖遠在公署彦美之裔亦波及袒免緦麻之戚夫

毅齋者豈惟止於始知尊祖者哉故自耕樂而施雖逮得纓繹之先皆由是明也可與廣順矣自友桂而施儒偆泰泰以至劉源珍瓛皆由是恭也可與廣孝矣由身而施尭禹以至芹蕣皆由是睦也可與廣弟矣由子輔學而施登政麒麟以至選嵩皆由是昌也可與廣慈矣夫孝弟慈順忠敬者道之六物也而毅齋務之以其五物以處家以其一忠以居　國斯不可謂之善行乎宜乎世之善言者皆歸之毅齋也然家乘成而乞休之報適至貴庶子曰毅齋善事友桂

翁及母薛淑人甘髓之味精毳之服一菓一蔬必先之而後用其餘若訓淑義方即籍記不忘在戶部以清慎直方忤權姦五下獄而不渝其志嗟乎五物以孝爲本以敬爲地而一忠則以直爲難也乃毅菴咸明厥躬而又徵諸人言劉氏子孫之於斯譜也其善守此五物以來忠於 國乎哉

醯鷄集序

竊聞之聲者心之著也詩者聲之華也義者詩之質也故義以發志則綱紀立鬼神通華以文言則雷風

處倜
寬儻
有驚鴻
之勞
說子
步應
首肯

章寒暑時山川萸草獸若著以表存則隱微顯矣是
故賦棠棣者憫閱墻詠渭陽者輕瓊瑰感伐木者樂
黃鳥祈天保者比岡陵歌魚麗者薄魴鯉頌清廟者
重顯承於是考信其質貞也於是觀榮其文順也於
是諗情其究慼也蘇與韋也得其質於漢蓋十七於
其華也李與杜也掠其華於唐蓋十一於其質也夫
詩亦難言也已夢蕃先生有詩數百篇自題曰醯雞
集當其格律㮰未能講當其志義其庶幾乎是故君
子定其足而後能動構其室而後能斅翻黝堊焉故

寶山之遊况吉甫也。耀州之賑志富弼也。泥陽之過懐鳳鳥也。淩綫之謝獲麒麟也。槐庄之夢心忠孝也。其他攄幽而紓素懐古而感今。皆影影乎出塵埃矣。先生早領鄉薦兩為郡博比歷陳耀東剖吳江南考桂廣山海之奇風俗之變罔弗寓之於詩故其大義皆可得而想也。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尭夫之所興也其子伯溫則成其心。夫醯鷄集之傳鳳巢子不可後之矣

下人之名節以補世教有餘也而況于一己乎王武庫子中曰公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戸部主事尋調刑部以直道忤權貴出判岳州執法不撓夷酋至謀火公屋廬見絳衣神人而罷其後陞知隨州歷按察京兆廵撫以及今日所至皆著勲績而流歌頌若乃盡祭贊之責極簡恤之方不動聲色坐奠南服尤其偉然者也然則公于名節可謂終始不渝矣夫士之仕于世也矜于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梯未敢必其成也失于早而補于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

寥寥數言發盡騷人意致而其風神躍

昔匡衡苴貧窮經。其始非不烈也。而卒以贓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然則節名之完。固獨後世之難哉。則公豈今之人乎。諸詩歌者宜發揚而鋪陳之以繫此風裕綱紀也。

玉溪詩集敘

竊謂詩有三便。皆志之敝也。便奇者失雅。便俚者失風。便于言貌諂佞者失頌。三便興而詩亡。故君子以發性情止禮義為正。詩至唐室人稱其盛矣。然李杜

知有時
榮天葩
必還正
體

未免於奇、元白未免于俚、其他諸君子又或工言貌
閑諂佞而廢其實也、然則風不可見乎。曰采芝結髮。
可以觀風矣。雅不可見乎。曰鴻鵠深耕。可以觀雅矣。
頌不可見乎。曰賴有房中之樂乎。然而其德亦下矣。
彼渥洼之馬。齋房之芝。又何爲哉。予在鮮時嘗求見
玉溪全詩而未獲。今偶觀一帙。睇其旨殆有志於詩
乎玉溪子道德氣節偉焉。一時方守南康。選進俊傑
力復朱子之學。安知其不先能興詩也。

鹿門鄭公挽詩序

所以挽
卿君者傷
夫士固
志失志
況衰死
生也得
而其心
猶死也
生所遺
險毒皆
死獨也
尚以生
言也

鹿門鄭公伯興丞大理甫閱月疽發背不起吊客盈
門欷歔悼嗟南都諸公卿皆為誄詩以挽之其僚大
廷尉中梁張公請予說其詳夫鹿門嘗為文選數月
即能揚賢抑愚為
明時光使由大理積柔崇要必將滋務得人壯固元
氣補於國家不淺乃年方六十二而卒則諸公卿惜
之者豈為鹿門一人哉或曰人有隱憂潛慮口雖不
言氣血陰鬱亦能疽鹿門望重資深乃位出晚進之
役又其族屬單寡年已耆艾子未成立亦能疽曰斯

二者皆為身謀家計不知吾鹿門者也鹿門在文選時有友勸其苟敗度即在乘輿列鹿門拒之曰吾寧舍車而徒可也未幾有邛州之行今以二者病吾鹿門誤矣且謂范增何人也進不知擇主任不知行道在君子所不取然猶憾其策之未行也以疽死況吾鹿門學與材偕見善必好見惡必惡忠藎自許圖報明時者也尔乃見民餓殍不能救觀時灾異不能弭憤懣填胸激憂成疽固其然乎夫自古忠臣烈士隱居求志將行義以達道也乃或志不克償當言而隨

人囁嚅僨行而同人趦趄或掣其牛或濡其尾苟有丈夫之心者其何以為懷乎故如祖逖輩往往以疽死不獨彼范增也或曰聖人與世推移隨物變化志所未竟輒以疽死則其量亦褊而道亦細乎曰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命既未能立有義而已義又弗植而惟俗之沉乃以為大量而道高則後世聖人亦多矣嗚呼若吾鹿門者雖謂之未死可也

風木圖詩序

昔河內王明叔以甲戌進士出尹盩厔予同對山康

子有太白終南之遊遇明叔馬温恭愷悌其言論或追述厥考即壘先生馬子嘗私重明叔以為篤不忘也比予改官南都而明叔已僉憲山東既十年矣一日寓書余曰暘之于先人也年雖近強艾而懷思猶如齠齓之日官雖屢遷轉而追慕猶如廷訓之初遂作風木圖以志感知暘者皆有詩賦涇野子何以為言先人早歲穎特長從關中邪司徒先生學端嚴誠恪深獲器重尋領順天鄉舉授尹江西太和太和俗頗競訟而先君持廉秉公方及三年百姓向化後補

因風考以借題發一篇大文字求治者可以觀矣

即墨欵崇德教蚕月麥天不閉四門閭閻安堵及先伯客死無子孤女俱幼棄官以歸同先母潘孺人撫養諸孤選賢以嫁李御史經邢御史昭皆其壻也其教賜學課讀甚嚴每逮夜分至有今日多涇野子舊所聞也風木之悲豈容已乎曰明叔職司憲臺毋但觀風于木其觀風于民乎觀風于木一墓上之物耳觀風于民臣省樵藩皆可得而理也故觀民之風敬也可以知已之莊觀民之風讓也可以知已之謙觀民之風貴德也可以知已之仁觀民之風賤貨也可

以知己之義。觀民之風顓愨不譎也。可以知己之信。自汶濟以東。龜蒙以西。皆是風也。則先夫子即墨一邑之風。廣爲東人一省之風。不可乎。若明叔由此而不已其道。他日登廷尉卿相。雖風動四方亦有餘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

我朝樂典獨缺言者欲設樂律一科亦之人為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三

燕饗樂譜序

涇野子曰觳律之道柟久欲求之而未能也比得李白夫燕饗樂譜於予心少開焉於戲白夫之學亦静密哉昔者京房之作準也嚴宣廷訓有素不能為之侯部張光家藏形器不能為之定絃夫一準且如此難也而白夫乃能稽其全貢其妙繹其舊附其新七觳之次十二詩之用粲乎如指諸掌如有作者必采

白夫辨博及訢志宏遠扎而非涇野此序恐古樂之雅淡不與於好竽之門也

斯譜矣於戲白夫之學亦靜密扎夫道在天下方圓相生形影一貫故悅理可以觀氣觀象可以洞聲洞彀可以諧音諧音之至數音具矣故盡巧思如柴玉終愧杜夔之精妙譜牛鐸如荀勗卒慚阮咸之神解此吹律聽鍾周武知捷乎牧野而鑄鍾聞鄉伶州鳩以憂景王之心疾也蓋律呂之道與跡天地幽遠鬼神廣籥萬彙妙興聖賢乃若葭莩之升沉緹幔之疾徐氣候之乖合雌雄之修短徑圍之損益毫釐之差天人睽遠故律少短則黃鍾吹而林鍾應也律少長

則南呂吹而太簇聽也厚則已甕薄則已揚廣則已
濁狹則已清題小則促下扁則嗇以和七聲則不諧
以候元氣則不應矣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
駭凡聽羽如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
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此其實
也昔吾馮翊人楊收者年未冠從其父適吳涔陽耕
得古鍾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果有
刻在兩欒當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
猶蔦蘿附灌木然當是時也有安說者七十餘矣稱

善琴。牧問五絃其貳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先王所加牧。曰能為文王操乎。說即以黃鍾為君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牧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此聲乎。于是具言旋宮之均。二少之故。而說以為未始聞也。斯譜也而遇牧。吾知其躍然三嘆矣。雖然韶武二樂。其律呂大小豈有差殊哉。而夫子以武為未盡善。吾又知白夫之志。不徒以鍾鼓為樂也。白夫名璧。磨西武緣人。志久在于伊洛。

大成樂舞圖譜序

累黍撮
論大抵非
廣畧事
允薦近
於雅以
黃六入門
涔正而

廣西李白夫著燕享樂譜以示予予嘗為之序矣然
論其大未及其細比得臨清張允薦所著大成樂舞
圖譜而縣侯翟汝楊亦請序焉夫風雅頌之樂不聞
於世久矣而白夫之譜具風雅允薦之譜則頌也愚
也何幸得聞二君子之道哉夫二講皆用太常譜聲
而以十二律旋相為宮白夫之學多祖宋聲故其譜
采蘩采蘋猶存越調鹿鳴四詩或用凡聲夫凡聲蓋
高越調近俗去雅古則有疑焉允薦之學盡去凡聲
越調而止用黃六庶幾乎雅矣夫黃六者變宮清聲

變胡不及子声也二諧宜芾併以為術音者一接先生跡之邪氣之元理也

也昔晦翁與詹元善書固欲用之然而變徵亦不可無也且琴之五絃五聲也其下二絃少宮少徵也若去一留七去七留一則止用六絃矣故七聲具而後樂和焉夫禮從宜樂從變少宮少徵因變而生也蓋八音無定體而五聲有定律以定律之聲格無定體之音則有膠柱鼓瑟者矣如有知變也雖一絃之琴可十四律而倨句鼓博之間豈不足以取七聲扎適嘗受琴于允薦矣允薦奏梅花而三絃之軫緊屢調之不應也乃通改六絃以諧之於是渢渢乎清冷可

聽也彼三絃者其絙絲之毫釐豈暇即累黍金石尺而論之哉則其他笙鼓塤箎之類從可格矣審若是器之廣狹厚薄長短大小皆可用而惟人手口之妙耳目之精非言所能盡也故樂從變者八音以十二律而變也雖然聞朝歌之音人思殺聞伯牙之調焉思秣生殺頓殊而聲樂相通豈非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聲應而氣求氣動而心使者乎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白夫允蘊之學豈徒以聲氣者哉蓋皆久有志于仁矣允蘊之譜又有武圖大抵文

以詩被歌古風其而葢創以圖譜先生大有功於詩樂其序者叙所爲譜也不尚爲詞命設也

舞多指詠武舞多踞履以是意索之亦皆可通也

詩樂圖譜序

詩樂圖譜者取詩經周南關雎以至商頌玄鳥可歌之詩八九十篇被之八音以爲圖譜者也夫此詩樂自周室盛時奏於郊廟
朝廷頌聲大著漢唐以來俗樂聿興新聲代作而三百篇之雅音絕響矣洪惟我
聖天子龍興以來敦崇古道修明禮樂一時俊髦罔不思奮興自蒞任以來仰承

德意偕其僚董司業課藝諸士習行儀禮內有用樂之處選知音監生衛良相等率其友百餘人取前詩篇目每歌詠諧之音律未及期年衛良相於前諸詩皆能畫圖定譜除鐘鼓柷敔之外列為六調一曰鍾磬調二曰琴調三曰瑟調四曰笙調五曰簫笛調六曰塤篪調每一用之渢渢乎有古音之遺柟益嘆曰
聖明作人之深而古樂亦不難復也因命傳教六館諸生以養其性情之正育其和平之德仰副我
聖皇教養之厚意也或曰漢賈誼請興禮樂文帝荅

以來漢武帝用協律郎李延年造天馬芝房之歌汲黯深非之今此之舉何也曰汲黯之論文帝之言固孔孟之旨也昔孔子以仁為禮樂之本而不專於鐘鼓玉帛孟子推好樂之心與民同樂則聞鍾鼓之音者欣欣然有喜色矣惟我

聖皇具關雎麟趾之義篤愛民好士之心遹乃定

郊廟之大禮復雅頌之古樂本末具舉質文兼修正所謂建中和之極而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也當其隆盛追復西周豈但如漢文帝而已乎於是諸生皆

歌靈臺之篇而詠棫樸之雅。

劉氏族譜序

劉氏族譜者，今太宰紫巖先生輯其家世宗派而為之者也。世傳本元城劉忠定公之後，當金元之亂，有諱務者，避兵徙襄垣劉渠，又自劉渠卜居長樂鄉蕭家掇，今十有一世矣。長安公二世生子鑄一人，鑄三世生子厚嚴斌三人，至四世世村行則十人矣，五世彥實行則二十人矣，六世景初行則三十餘人矣，至七世時占行八世伯福行九世恭行十世至寧行，率

劉氏譜系無所據序中獨暢大義晥然使人兌之揔覔譜之來有自其傳世有深思不區區文字間也

多五十餘人十一世大興之行方來不可數計皆長樂公一人開之也故自長樂公至至寧則先生繼別之太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自耕樂處士至北村公則先生繼禰之小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乃先生皆裒而序之考而傳之可不謂能收族乎夫能收族則能敬宗能敬宗則能尊祖可以親親可以尊尊可以　名可以出入可以長幼可以從服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不殊可不謂能幾于禮乎昔伊川正叔作程氏家牒自中山以師以來歷為紀載至

于賜第京師卜居醴泉御書詔勅移載以藏雖於影帳侍者承旨老媪備録不遺今斯譜也既列圖系居址行蹟而於　誥勅制策序記誌表詩賦亦皆分類編次將無非伊川意耶或曰族譜所以重婚冠明祭祀敦喪紀不徒為也故大夫士祭省于祫服窮於祖免越五世則犯也譜族而十一世者何居曰古者天子之子繼天下其支子出為諸侯故不得祭七廟諸侯之子繼其國其支子出為大夫故不得祭五廟大夫之子繼其家其支子出為適士官師故不得祭三

廟。時當封建祿多同姓已有先我而祭之者故不敢耳周道然也。自漢以來庶人有百世之祖。列士垂累代之胤可以學士大夫忘其宗而與野人都邑之士論哉。族雖百世譜可也。夫伊川官止說書未能大行獨賴與門人弟子講學之故使程氏家牒傳今不磨乃先生弱冠及第累官學士以至于今長樂公之孫子雖繁盛而氣固獨萃于先生一人宜其大發於茲行當自牖啟沃對時經濟以行道于天下斯譜也天下後世皆爭誦以傳襃垣劉氏不得而私之也

柳氏家譜序

嚴州柳進士士亨作家譜一帙持以謁予曰本泰先世以魯展禽食邑爲氏晉唐間族稱繁衍者名河東代有聞人黃巢之變播遷江左爰及有宋居于睦州建德之下涯柳氏再顯宋末元初有號上户者行義宗於鄉邑繼時方臘煽亂避兵獅峯至正初朝奉君富八者則本泰之七世祖也爰自下涯出贅駱氏因家黃饒至四世祖勝華明經歲貢授知澧州進階四品是生祖恭安州學訓導諱時者也至本泰父常恒

一乘也而三大家宗者具備州此乘之行也豈一柳氏云若裴馬俱無乘故存之云云

亦歲貢為國子生夫自朝奉之定君今七世矣自澧州之力學今四世矣賴先世之澤以有本恭本泰闇劣無能繼述有所顯揚則涇野子何以語之也曰昔予在解州嘗編闗壹裴氏傳夏縣司馬氏傳及河東柳氏傳不知河東柳氏即士亨之前修也夫裴氏自漢代遵驛以來名卿碩士無慮數百人至今咸永不發者惟賴中立耳直言權倖宣諭跋扈既成淮蔡之功尤權鑄昇之數以身係天下重輕者三十年於是裴自寅樞以前皆重光矣夫司馬氏自漢遷晉乎以

來賢臣逸民無慮數十輩至今皆久不歿者惟顏君實耳幼有敏識口無妄語三劄五規為時要策辭樞拜相為世大範以名係夷夏安危者二十年於是司馬氏自池炫以前皆重光矣惟柳氏自景猷仕魏之後支派殊衆縉紳尤多或宦南北兩朝或歷魏宋諸代或以功著或以行顯或以寵盛或以文名然皆未有如中立君實之粹者也振百代未洪之緒立一時肇造之家以如中立之於裴君實之於司馬者不在吾士亨乎卜子夏曰野人知父母之何算學士大夫

知尊祖而敬宗夫學士大夫學其道以為大夫者也
然則士亨之學於道也必有所務矣

謝氏族譜序

王源謝族凡七八百人自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諱佺
者以來五六百年矣銀青公生三子居王源者孟芳
之五世孫也仲端之後居黨安閘水今幾二三百人
季佺之後居茅嶺汾溪及祁城中今幾八九百人然
初皆祁門縣謝村里人也世遠氏繁三支自宗譜亦
異牒王源之譜今已六脩之矣猶有遺而未收者此

其議足以垂監懲其緒足以明世德譜栽與所謂標焉

強十六世孫有曰祚曰紋曰華者孝弟力田思繩祖武恒欲聯王源之族以纘銀青之緒乃命其姪顥重加校編積歲成帙分為五卷始於申伯受謝至于子孫雲仍罔不明著其

制誥勑命以及藝文亦皆備載他日華之子顧嘗從予遊持斯譜以展予予覽而嘆曰王源之譜可謂盛乎雖然發族本於祖宗之德收族係於子孫之賢子孫賢則雖在袒免之外猶若期功之親子孫不賢則雖在兄弟之近猶有鬩墻之害顧不關德澤君之為

名字誇耀閭閻者大有徑庭也

僉憲乎躬秉忠清信及虺蛇當路訏寃積害頓除浙人畏如神明此其政恒在也顧不聞章甫君之居適齋乎敦禮迪義親喪泣血力追古風日與汪還谷講學桃墅從遊甚衆斯文一時鳴於徽中此其教恒在也顧又不聞銀青公之初開爾謝乎自少英邁才兼文武當南唐元宗之間累進讜言數平患難及周師攻壽州唐以齊王景達爲元帥陳覺爲監軍達遜爲敵援覺意不決戰銀青公請重元帥以挽監軍之權計不見聽遂變前名携家祁南其視棄大將軍官爵

始脫稿耳此其忠烈恒在也顧歸以告讀文叔使族中後父子弟輩興懿志共步前脩使禮文由是而出恩愛由是而篤信義由是而明孝友施於家忠貞著於邦斯譜也不亦又有光乎不然止以標名字係支派為事則世之為斯譜者亦多矣而又何貴乎問予言也

劉忠愍公年譜序

余自童子在學校時聞忠愍公於正統八年上脩省十事忤於王振馬順下詔獄其死甚慘未嘗不想

其為人及仕南都見其孫後府鄉郡稱言貌動止敦慤雅重則嘗與鄉東郭嘆曰忠厚無之後見必茂天祐善人良不誣已他日後府持公命諭以問序予展閱之公自舉進士筮仕主事以來或建祠置祭田或分俸供家廟或置義田義塾以給宗族或主治具以立鄉會或上疏以胥邑尹何澄及其為侍講也或請備京師水患或疏採畿內水荒或請罷龍川之征蓋於鄉家惟恐其俗之不厚於　朝廷惟恐其政之不舉也十事之跡豈如一時徇名士之所為者哉宣

歷年愈久世愈著傳世既遠且名滋烈彼一節一行之士直難與公比倫矣後府監嘗受敎于無錫二泉邵公乃有此編二泉謂公不但爲諍臣又爲諍子諍弟諍友此譜行眞可以使人臣欲死忠者知有本也公名字履歷詳於譜此不列

大司馬南淵楊公家世序

南淵先生蒲州楊公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保又王家威行塞外乃自念曰今日所至豈守禮一人之力實祖宗積德所致遂

司馬公積德什可訓也楊公移世其業

撰楊氏家世托柚序之按狀公高祖諱敬先世為山西霍州白道三里人勤儉持家散粟濟貧鄉黨稱爲楊佛兒云勝國末避兵南陽生四子純謙誼整明初建設保安州詔民充實給業免差三年遂編籍焉然四子者又能周饑賑乏人皆以大公二公三公四公呼之二公性復純雅不與人忤遠邇敬曰大福人也即公之曾祖云生二子曰琳淳厚明農曰璀聰慧警敏治經史通大義爲庠生貢入成均後授陝西蒲城縣丞遺愛在蒲致仕歸籍以保安近邊也過蒲

冥之中
有為子
孫計長久
者乎此
文亦可
以風不
求則篇
中漢西
公可証也

喜焉遂移居之不復仕保安産業留讓琳子乃獨闢家于蒲是即公之祖誥贈右副都御史配吳贈淑人者也爰生公父通及叔道焉通仕至鞏昌府通判後以公貴贈官如蒲城先生云人于是稱贈公爲鞏昌先生所配高氏贈淑人次室李氏封太淑人即公生毋也鞏昌先生初治尚書五舉不第撥例冑監後授陝西苑馬寺長樂監監正外艱服闋改陝西按察司經歷當是時方伯王公衡與李御史鸞訐奏被逮錦衣獄事明復職陞順天府薊州同知委勘 皇莊亦

逮錦衣獄事明復職尋陞通判又忤宦官劉瑾繫錦衣獄一年始釋素履剛正廉介三罹大獄而俱免一貧至老而無求乃又承先世之積發奕葉之光且有大司馬公如今日方隆而未艾者也輩昌先生七十又六歲卒生子七人守仁守義皆增廣生而義應詔授儒官三即公也正德辛未進士筮仕户部主事累官至今位求已守智與勝守信增廣生守廉守潔俱所鎮撫初佛兒避兵南陽也雖生四子純整不嗣二公生琳及潮城先生逌生二子斌求從生子孫皆籍

保安其在蒲者皆蒲城先生之後而肇昌先生之七子者守仁子一廷鸞守義子二廷鳳廷鵾生員公之三子尹生員尹尼守智子四廷豸廷麟廷熊廷驥守信女一守康子曰上生員止立直守索子一平子孫繁衍員員其來而地相望歲音不絕昭代公卿間所罕有也昔漢于公積德行善爲縣獄吏決獄公平自言多行陰騭可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至孫定國果爲丞相永侶爲御史大夫楊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地爲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

飼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其後有黃衣童子拜曰我王母使者感君仁愛授以白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寶子震爲宰相震子秉爲太尉秉子賜爲司徒賜子彪爲郡守四世三公子孫德業相繼然則公之先世自佛兒散粟賑貧不啻救一黃雀也蕭城先生佐縣無所妄取鞏昌先生歷官通判一貧如洗則其所及乎人者多矣而況于物乎公位大司馬乃內省孔篤約束甚嚴論盈謙否泰之數立驕奢損抑之戒宜其子孫盛多庭訓日新比漢于楊

令人相持如一女為同道之害所求非其人耳又有一等黨同伐異為機械陷穽不比者市道也

當過之唐之崔盧不啻言也

鈎北三同序

漢管寧邴原華歆締友為學言稱一龍亦孔之同後唯寧完原已微有瑕閼歆奸犯名教言同難也故君子之求同也不惟厥人惟心不惟厥心惟道道弗同心同比求可知也心弗同仁同面未可知也同心苟道也我可忘義可通言可公業可共精微可語金可斷天地可參鬼神可贊日月可照九可者道之立也鈎北有三同焉三同者三人同心

以有求也、曰熊相尚弼、曰況照廷光、曰朱寔昌光曰惡乎從乎、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三人同曰然、三人同瑞之高安人同處鈎陰室廬戚黨又相邇、自齠齔同方學、皆舉鄉試、又同舉進士、亦曰鈎比三同云、

同年三會序

予戊辰同年三百五十人、其始未之能會也、辛未初會于石碑胡氏與會者二百餘人而予在告未之能從也、丙子再會于學坊沈氏與會者八九十人、而予

以德業相許可以道義相砥礪此古人也茲會蓋任足並重矣

在告未之能從也今歲壬午嘉靖改元復于沈氏為第三會與者止四十二人而予病趣獲與執爵之末矣然會皆有詩詩必有序初會聞有詩而未序再會畢予有序而諸詩未完今茲三會周太僕醵買手卷四十二欲人各藏一卷焉欲卷各具一人詩焉而以其序命之柄于以徵百世之講而開屢數之會也斯其志良亦厚矣嗟乎初會未具卷軸雖為缺典然亦其時志未皆定行未皆成材猷皆未大著若雖卷且軸也不過說杯酌之好述交遊之勤而已豈如後之

會也以諫者成其直以守者考其廉以法者崇其智以財者達其奮以兵者振其武以禮者存其度以法者昭其信以董學者揚其文彬彬乎光邁先後科而皆可以爲會之榮乎又其變也有城者死城如郁子采有官者死官如許子遠李而不至于死或謫戍于前或編氏于後或係徵[illegible][illegible]驛萬里而勁風直操術足凜秋霜照之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或悔也若是者又豈甲科所能限而但曰爲我會之榮乎嗟乎合內外之睽違喜生死之相見嘆升沉之浮雲悲聚散之[illegible]

梗笑歲月之易老斯亦皆可畧而道也惟夫性以同野爲亨命以艮背爲位不可易也夫同而未野者比艮而非背者私苟止其所而同乎大則體用咸章於道其庶幾乎審若是前之政事文章氣節皆其緒焉耳而吾戊艮科雖如朱晦翁者可種種出以詔千百世而予固不能賴之以僃王佐耶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